

趣谈鲁西南方言土语——「玩色儿」

在春节这个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里,人们探亲访友,欢聚一堂,放下一年的劳碌,聚在一起畅谈一年的收获和经历,展望新的一年,无疑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。但是,有的人赌瘾不改,利用春节期间人员集中、手头宽裕的时机进行赌博活动,给家庭和个人造成了严重后果。目前,这种陋习仍然存在一定的市场。从这种陋习中,也诞生了不少方言土语,“玩色儿”即是一例。

在鲁西南的乡村街巷、集市酒桌,有时会遇到两人争执的场面,其间少不了几句接地气的带有警告性质的方言——“你别跟我玩色儿!”这里的“色”,既不是指色彩斑斓,也不是指神色神态,而是鲁西南方言里独有的读音,三声的“shǎi”。“玩色(shǎi)儿”,特指我们常说的色子。按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5版的解释,色子是用骨头、木头等制成的立体小方块,六面分别一至六点。它既可作为游戏用具,也可作为赌具。而在鲁西南,人们更习惯叫它“色(shǎi)子”。投掷色子的游戏被称作“玩色儿”,语气里含有贬义。这个词本意是指游戏,但后来慢慢引申出了骗人、耍花招的意思。那么,这又是为什么呢?

玩色儿的规则简单,两人,多人都能参与,事先约定好点数大小,或是比最大,或是比最小,全凭手气定输赢,不用费脑算计,也不用勾心斗角,因而在一些人眼里,这是最公平的小游戏。早年民间大多是用两三个色子,找一个粗瓷碗,把色子丢进去,看点数大小。也有的找一个色盅,把色子放进去,上下摇晃几下,猛地扣在桌面上,嘴里念叨着“六六顺”“豹子赢”,围观的人伸长脖子,眼睛紧紧盯着开出的色子,大气都不敢喘。可越是看似公平的游戏,只要赌注足够大,就越容易有人动歪心思,这就出现了“出老千”。就像民国时期赌场里的骗术一样,玩色儿场上,也有不少弄虚作假的小动作,或是给色子灌铅、灌水银,改变它的重心,让自己想掷出什么点数,就能掷出什么点数;或是偷偷藏一副备用色子,趁人不注意,用假色子换掉真色子,坐收渔利。也正是从这样的事开始,“玩色儿”的意思慢慢变了味,从原本掷色子的游戏,引申成了评价他人骗人、耍花招的行为。后来,乡亲们要是发现有人说谎、弄虚作假,就会皱着眉头气愤地说一句:“你别玩色儿啦?!你这样的我见多啦!”

随着时代的进步,民间那些弄虚作假的色子、粗瓷碗已经少见了,但“玩色儿”这个方言土语,却一直流传了下来。它不仅是鲁西南方言的一个缩影,更蕴含着做人的道理——为人处事,别“玩色儿”,就像小品台词中说的那样“都是千年的狐狸,玩什么聊斋猫。”平时,做人要光明磊落,别想着耍花招、玩猫腻,不然最终会自食其果。

一句别“玩色儿”,读的却是方言的韵味,品的是乡土的人情,悟的是做人的本分。这就是鲁西南方言的魅力,简单直白,却藏着最朴素的人生观,代代相传,生生不息。 张长国

六百载家训,何以字字千钧

——郓城甘堰园樊氏家风的守正与传薪



南关村樊氏家族墓地“甘堰园”

清晨7时,73岁的樊迎振提起扫帚,开始清扫扫道,动作熟练而专注。沙沙的扫地声,是郓城县郓州街道南关村樊氏家族墓地一天中最初的声音。

“勿以私黩政,勿以货败德,勿以慢慢事,勿以势凌下。”这段600年前樊诚留给儿子樊敬的家训,至今仍在子孙间传承。樊迎振知道,他守护的不仅是祖先的长眠之地,也是一个家族跨越六个世纪的精神象征。

南关村樊氏家族墓地,古称“甘堰园”,是郓城县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、植树最多、年代最久且仍在使用的家族墓地。2014年,它被列入菏泽市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;次年,升格为山东省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“从地面保存和地下出土的各种石雕、石刻来看,它们充分体现了明代至近现代的丧葬制度及规格的严谨。”郓城县文旅局相关负责人杨舒介绍,郓城县成立保护小组,建立健全了保护记录档案,对墓地的图像、文字资料进行分类保存。

园区内柏树覆盖面积90余亩,挂牌保护的古柏树龄最高已290余年,它们静立于此,见证数百年风雨。墓区内现存文物包括明代“樊诚神道碑”、康熙座、明代“樊敬神道碑”、清代“历代修林纪事碑”等13项主要文物,以及从明代到中华民国时期的176座墓冢。这些实物构成了完整的历史证据链,为研究明清时期山东地区的家族制度、墓葬文化和社会变迁提供了珍贵资料。

甘堰园始建于明洪熙年间(1425年),迁居郓城的樊氏始祖樊诚安葬于此。其子樊敬,官至刑部左侍郎,永乐年间曾参与北征运粮、南下安南,后又督运木材修建北京宫殿,历事四朝。晚年致仕还乡,“足迹不入城府,惟课子孙力学务本”。其墓位于樊诚墓左前方,呈“抱子携孙”的布局,体现了中国传统家族伦理的空间表达。

至明代中叶,樊氏家族再出显宦——樊继祖,官至兵部、工部尚书,太子少保。他曾平定大同兵变、督修巩华城、采办皇家殿木,一生功过交织,《明实录》中与其相关的记载多达数十条。虽因边



樊迎振讲解烈士樊忠事迹碑

事争议几经沉浮,但其戍边治河的实务之功,仍为后世所铭记。

走近园区中央的樊诚墓,一块明代石碑肃然矗立。碑阳铭刻官爵,碑阴记述家族源流。然而,比石料更坚不可摧的,是口口相传、薪火相继的家族精神。

樊迎振立于古柏下,一字一句背出始祖樊诚所留家训。短短20字,跨越600年,依然字字千钧。“私”是私事,“货”是财货,“慢”是怠惰,“势”是权势。它告诫子孙不可因私废公、不可贪贿败德、不可怠惰因循、不可恃强凌弱。这既是父亲对即将步入仕途的儿子的殷切期盼,也成了樊氏一脉最核心的行为准则。

到了樊继祖,家训有了更具象的阐释。他为家族定下了更细致的规范:“为士者立学问,为农者力耕稼,做事必循天理。”读书的要刻苦求学,务农的要勤力耕种,无论从事何种职业,所作所为必须顺应天理人心。“顺天理”三字,与樊诚家训一脉相承,赋予家族传承以超越时代的道德追求。

这些质朴而严厉的训诫,被一代代樊氏子孙铭记。它们不仅写在族谱里,更刻进了族人的生命历程中。

甘堰园的碑林中,除了明清古碑,还有数通现代碑刻,悄然诉说着古老家训在新时代的回响。

“抗日将领樊心江追思纪念碑”记载,烈士樊心江于1937年投身革命,1947年因叛徒出卖被捕,坚贞不屈,慷慨就义,年仅31岁。碑文赞其“义莫大于抗战救国,事莫荣于杀身成仁”。他以生命践行了“顺天理”中的家国大义。

另一块立于1934年的“先贤樊老先文耀纪念碑”,则纪念了家族先贤樊文耀。碑文由当时山东教育会会长与实业厅厅长撰书,赞其“参赞革命,年逾花甲”“洪宪为敌,中山为友”,毕生致力于教育、实业。他的一生,展现了樊氏子弟在近代中国变革浪潮中“顺天理”、求进步的另一种担当。

“时代变了,过去聚族而居,如今散居四方。但家训就像一条无形的根,随着族人延伸到各地,并在新的土壤里扎下更深的根须。”樊迎振感慨道。如今,樊氏后人已遍布全国乃至海外,从事各行各业。每年清明,无需召集,散居各地的族人都会自发回到甘堰园,祭扫先室,重温祖训。这座墓园,已成为凝聚家族认同、唤醒文化记忆的精神坐标。

“我们对甘堰园的保护,正从单纯的墓冢维护,转向对其整体历史环境、生态景观和文化内涵的综合保护与阐释,希望使其成为传承优良家风、弘扬地域文化的重要窗口。”杨舒表示。

文/图 记者 马源勤



赵树屏背图请命赈灾

清朝乾隆年间,单县有一名士叫赵树屏,擅长诗画,因屡试不第,隐居田园,自号“墨琴老人”。

这年,单县一带持续大旱,赤地无垠,饿殍遍野。赵树屏悲愤至极,挥笔绘成五幅“饿民图”,主题分为“灾逃”“弃儿”“卖女”“鬻妻”“相食”,并各配一首诗——

灾逃:流离载道说艰辛,何处慈航好渡津?试看携男负女者,可怜多是故乡人。

弃儿:长路饥寒不可当,哀哀何处告穹苍?忍痛抛下心头肉,两地啼声堪断肠。

卖女:新桂米珠谁与谋?穷黎无计度年荒。可怜十五及笄女,身价不偿半斗粮。

鬻妻:几年恩爱两鸳鸯,矢日离群天一一方。临去牵衣魂欲断,双双血泪洒胸膛。相食:郊外乞儿尸未寒,弯刀分割任伤残。可怜死后还尸解,白骨排天不忍观。

赵树屏痛心疾首:百姓遇此灾荒,官府竟不闻不问,饥民得不到赈济,何以为生?他决心背着“饿民图”,冒死为民请命。不辞劳苦进京,奔走各司衙门,历经艰难险阻,终于打动朝廷,遂特派陈鹏飞任单县知县,赈灾安民。

陈鹏飞到任后,立即开仓放粮,还拿出自己的俸银设立粥棚,县内大户也只得捐出粮款赈济灾民。赵树屏背图请命拯救百姓的故事在民间广为传颂。

赵树屏去世后,一单县商人去南方做生意,路上突遇暴风骤雨,无处躲藏之际,眼前竟现一间石房,赶快躲了进去,求得安全。待风休雨歇,商人走出石房,忽闻温和声音:“我是墨琴老人,念在同乡情分,特来救护!”

由此,民间传说赵树屏成仙,仍拯救天下苍生。

刘波



祭祖

祭祖曰:赫赫吾祖,恩泽绵长;福佑子孙,万世永昌。列祖列宗在上,阖族后辈在此叩首。

祭祖,是全家最为隆重的大事。在鲁西南一带,每年除夕下午,全族男性齐聚坟头,点香烧纸,磕头放炮。祭完,天也差不多黑了。女人不上坟,她们在家准备贡品和年夜饭。

在老辈人看来,除夕是旧岁的终结,更是新旧交接、阴阳界限最为模糊的时刻。在新春的第一缕曙光到来前,向祖先拜年,是规矩,是亲情,是告知祖先家门兴旺、香火绵延,也是祈求祖先庇佑后人、岁岁安康。

长辈会指着一个个坟头,向年轻一代讲述先人的辈分次序。这是高祖,那是曾祖……这一天,孩子们才真正将家谱上的名讳与座座土丘联系起来,开始理解“根系”的含义。

最郑重的准备是纸钱。在坟头,人们虔诚地焚烧纸钱与金银纸锭。看火焰腾起,纸灰如蝶飞舞,火光映照着一张张肃穆平和的脸。用小棍轻轻拨动,确保纸钱烧透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异的温暖:既有火焰的炙热,也有一种与逝者沟通后的安心。

最核心的环节是祭拜。从最年长者开始,依次跪在坟前,双手合十,高举过头,缓缓下拜,直至额头触地,心中默念祈愿或诉说家事。磕头须诚心实意,是恭敬地叩问大地。孩子们也跟着懵懂地跪拜。这一刻,生者与逝者,通过这一俯一仰的古老姿态,完成了一年一度的情感交汇。

坟头清冷,家门温暖。经由祭祖,仿佛打通了一条无形的通道。喧闹的春节因此获得了深沉的底色。它提醒着每个沉浸在欢庆中的人:你的此刻,源自无数先人的开拓与庇佑。

春节祭祖,祭的是过往,奠的却是生生不息的未来。这或许就是中国人最深沉的浪漫:在万物萌发的春天,我们郑重地走向祖先,其实是为了更清晰地看见自己的来路与去向。

文/孔伟建 图/王世会

大唐李勣:出将入相 护花守土

一个普通的周末清晨,我来到菏泽环堤公园东北段的“名人园”。过康庄路桥东端,向北有一小广场,广场中有两尊不同造型的李勣塑像,相距三十步,一南一北,一静一动,一柔一刚。

北侧为“骑马”像,人称“武李勣”,高约2.8米。胯下战马前蹄腾空,昂首挺胸;马背上的李勣头戴兜鍪,身披铠甲,双足踏镫,左手挽缰,右手持枪,一副气吞山河的威风。南侧是“伫立”像,市民称作“文李勣”,高约2.3米,头顶官帽,身着长袍,左手按剑,右手扶腰,一副辅政治世的从容。

一个广场,两尊塑像,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“自我对话”,将一位大唐名将的一生,凝练为两部传奇。

《新唐书》载:“李勣(594年—669年),原名徐世勣,字懋功,曹州离狐人。”据今学者考证,离狐位于今东明县与牡丹区交界处,牡丹区仍有“离狐县”遗址。《隋唐演义》中的徐茂公,原型即李勣,然历史上的李勣,并非“牛鼻子老道”。

李勣是隋末唐初名将,历高祖、太宗、高宗三朝,深得朝廷信任。他出将入相,既是善战的军事家,亦具远见卓识。曾历任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、太子太师等职,累封曹国公、英国公,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,被倚为大唐长城。

据《唐语林》与《新唐书》所记,徐世勣少时尚武好斗,见义勇为。隋末乱世,随父迁居滑州卫南县(今河南浚县),此地素有“盗藪”之称。大业九年(613),徐世勣为泄愤杀人,为避仇投身瓦岗军。

投奔瓦岗军后,徐世勣并未沦为流寇,反劝寨主翟让“敢杀人,不滥杀”,“勿割掠乡邻,可截官船以自资”,且“劫商旅勿杀,夺官粮勿焚”。翟让从

之,瓦岗军自此转向保境安民之路。徐世勣的军事天赋初显,展现出早年的战略眼光。

不久,隋将张须陁率军两万来讨,徐世勣以“诱敌深入,设伏突袭”之策,大破隋军。大业十三年(617),他为壮大瓦岗军,劝翟让奉李密为主。李密称魏公,授其为右武侯大将军。同年,江都通守王世充来攻,徐世勣献三计破敌。

时河南、山东大水,饥民遍野,徐世勣建言:“若取黎阳粮仓,大事可成。”义军迅速攻下黎阳,开仓济民,十日内募兵近三万。又趁宇文化及前来抢粮,决堤灌营,斩敌万余。此一战获粮、获众、获势,瓦岗军威震河南。

武德元年(618),瓦岗军因内乱兵败,徐世勣随李密降唐。李密欲将所辖之地交他献功,徐世勣却说:“此魏公之功,当由魏公进献。”李渊闻而叹道:“徐世勣感念旧主,不贪功,真纯臣也。”下诏封其为上柱国。后李密反叛被杀,徐世勣上表请收其尸安葬,义气为人称道。

武德二年(619),徐世勣率河南、山东兵马,随秦王李世民居王世充,擒突建德。回朝后,李渊赐其姓“李”,改名李世勣,封曹国公。朝廷欲处死数名降将,李世勣为旧友单雄信求情未果。行刑后,他收养其遗孤,时人感慨其义。

武德五年(622),李世勣拜左监门大将军,后授河南道大总管,赴兖州讨平徐圆朗叛乱。武德七年(624),又随李靖南下讨辅公柘,率步兵一万渡淮取寿阳,追斩辅公柘于武康,江南遂定。

武德九年(626),李世民即位,为避太宗讳,改名李勣,拜并州都督。贞观三年(629),东突厥犯边,李勣任通汉道行军总管,率三千轻骑出云中,于

白道遭遇颉利可汗。唐军奋力冲杀,六昼夜追至阴山,颉利兵败被俘,北遁遂安二十年。

贞观七年(633),太宗授李勣紫衣光禄大夫,改封英国公,倚为“干城”。贞观十五年(641),李勣任兵部尚书,适逢薛延陀南侵。他率军穿越直道北上迎击,于大青山大破敌阵,俘获五万余众。贞观十七年(643),太宗立晋王李治为太子,改授李勣太子詹事,加特进,同中书门下三品。

贞观十九年(645),高句丽北犯,太宗亲征,李勣请为前锋,率六万军抵幽州。随后自柳城进军,雪夜渡辽水,抵达玄菟,出其不意,以云梯、火箭首破敌城。回军时,他将朝廷所赐十万段绢帛,悉数分予伤亡将士家属,军中无不胜感泣。

永徽五年(654),高宗李治议立武氏为后,李勣称病回避,言“此陛下家事”,深得高宗信任。麟德二年(665),高宗封禅泰山,李勣为封禅大使随行。途经滑州旧宅,他探望守寡的姐姐。武皇后亲临其居,封其姐为东平郡君,并赐衣物。

乾封二年(667),高句丽复叛,七十三岁的李勣受命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,再度东征。他先破扶余,再水陆合围平壤,生擒高藏、泉男建,终完成隋文帝、唐太宗未竟之业。入城当夜,他独上城楼,以佩刀刻石:“雪满辽水,花发长安”。

乾封三年(668),李勣劝高宗未允,反加授太子太师。他再上表乞骸骨,终获准归乡。临行前,他向高宗求得御苑牡丹数株,“欲植之故乡,以慰桑梓”。归曹州后,于旧宅建“卧花园”,分植长安胡红、烟紫等名品,且立碑铭志:“他年若得花成海,不负曹州作故乡”。

在曹州护花期间,李勣鸡鸣即起,亲自培土、



“武李勣”雕像

“文李勣”雕像

施肥、除草、修枝。花期至,便邀乡老饮酒赋诗,酒酣拔剑起舞,剑光与花影交织。牡丹自此在曹州扎根,渐盛四野,终成“甲天下”之盛。

总章二年(669),李勣病重,临终嘱李弼:“我无大功,勿效秦皇汉武厚葬,布车载柩,纸衣瓦棺足矣。”言毕而逝,享年七十六岁。高宗闻讯悲痛,罢朝七日,追赠太尉、扬州大都督,谥号“贞武”,赐棺陪葬昭陵,并令筑“三山”墓形,亲书丹碑:“国之干城”。

出殡之日,灵车过长安,高宗登未央宫城楼目送。传说送灵途中,忽有旋风卷牡丹花瓣,随车十余里不散。百姓焚香哭于道,河西老兵亦千里奔丧,泣曰:“我辈无长城矣。”时人慨叹:真正的长城,始终矗立在世人心间。

文/图 邓文献

